探索之旅的哲思

瀛苑副刊

時間與空間

影片中對於時間的描述有很久很久以前宇宙剛形成，有很短促一剎那的科學實驗，很久、以前、很短促、一剎那……都是時間的形容詞；時間是抽象的、無形的，人們將時間具體化、商品化，時間對於生活，我們習慣且依賴著計時器，它告訴我們所謂的標準時間，二十四小時為一天，七天為一個星期，三十天為一個月，三百六十五天為一年；一天中，分成早、中、晚……等時間單位，這些時間單位在劃分著我們的生活，假如抽掉這些時間單位，拿走所有計時器，這樣我們的生活會回歸到按大自然變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生理時鐘來過生活。

現代人常說：「沒時間了！」、「快要來不及了！」；什麼是有時間？什麼是沒有時間？人的一生真正擁有多少時間，換句話說時間被人擁有多少；大致上而言每個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個小時，有人是時間的有錢人，有人是時間的囚犯……所謂時間的有錢人是指善於管理時間、運用時間而對於時間的囚犯是指被時間表、時間計畫規定的沒有彈性，忘了是人訂時間表，可以因人、因地、因事作調整讓時間表配合人們的活動。

在影片中看到了宇宙非常大的空間後，反思我們所處的生存空間是非常的擁擠，尤其是在大都會中更是明顯，如臺北一個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城市，到處都是人、車子、房子，可是國內或國外來臺北的人愈來愈來多，就生存空間而言臺北這個空間過於密集，但因如此使得無形的資訊空間方面有無限多的想像；到底人類未來的生存空間是愈來愈小或者是有可能向地球以外的空間發展呢？答案因人而異

，樂觀派的答案是發展高科技，移民外星球，悲觀者的想法為人類過度開發地球，以致於地球面臨危機，人類將自食惡果；目前的人們對空間的看法較為狹隘，總是覺得這是我的房間、我的家、我們班、我們的學校……等，而將空間私有化，用武力或智取把空間先圈定，然後在依人類自以為是的法律，來分這個國家、那個國家、這是張三的空間，那是李四的空間。

空間並不是只有實質的明確的，在二十一世紀空間的觀念將會是廣大性、無限性、可變性、流通性，如交易市場、網際網路……等，空間不再是一種限制，可以隨時透過先進的通訊科技設備，在世界各地可以買賣股票、交易期貨、同時召開電子會議、取得電子郵件……等，空間觀的改變正在逐步的影響我們的生活。

相對與絕對

我們常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見到這樣一個例子：某甲說：「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我已經起床了。」，而他卻不會說：「在地球轉到地平線把太陽掩遮了以前，我已經起床了。」。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已經溶入了我們主觀價值上的錯誤，即使我們知道那不是正確答案。西元一六三三年，著名的伽利略所創造出地球繞太陽轉的學說與教會判他有罪的一場有名的大辯論，教會的起訴書這麼寫的：這種理論，把地球不放在宇宙中心，說地球不是靜止的，而是每日自轉一次這是絕對荒謬的。從心理上和神學上來說，都是錯誤的。至少可說，是信念上的錯誤。伽利略的回答是：只因為聖經裡有許多地方提到太陽動、地球不動，就要判決地球動、太陽不動的學說錯誤……宗教虔誠的觀點認為聖經不會錯的。可是沒有人能否認聖經中有許多難解的章節，有許多地方其真意不易瞭解，不是只靠字面就可以知道的。我認為，要討論自然現象時，我們的出發點不應當是聖經，而是實驗和實證。最後教會後終於在一九九二年

駁斥了他們自己對伽利略的指謫，保羅二世在演說提到：從啟蒙家時代到今日，伽利略案變成一種神話，它給人們的印象和真正的事實大有出入。用這觀點來看，伽利略案是一種假定天主教教會不能接受科學的象徵，或堅持和探索真理相反的，教條式地對智識傳播的反制。引用書中這段話，並不是來否定聖經的價值，但我們能不承認教會是用這種看法導出的結論稱為客觀的事實，用來做為一個似乎合理的藉口容納自己的偏見嗎？而我們也承認任何時代都有一定當時的主流思想，而此一主流思想正是一切行為制度合法化的根源，當然此一方法思想不可能是永恆絕對，而是短暫相對的。就如近幾十年來人類探測過的太空世界更是我們祖先不能想像的，那我們又怎麼能保證，未來科學家所探測的太空世界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呢？

現代科學已經用許多證據說服了我們，告訴我們認為明顯的事實是錯誤，告訴我們什麼是絕對正確的。科學也把我們從自我崇拜的炫耀態度中打醒過來，即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要人人來遷就你。若把地球看成一種蟻丘，人的生死就像從許多不同小洞中爬進爬出，尋覓食物和陽光的小螻蟻的生死。至少現在，我們的視野境界還夠大，直到我們已經擁有的無盡視野。但究竟科學所探討的就是否絕對呢？近日來，聯合報專門刊登一系列宗教、靈異、科學與社會的專刊，與會學者針鋒相對的陳述自己的看法，他們都有自己堅定的立場，要我們判斷出來誰對誰錯，我們還真的無法判斷，但我們卻深信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每個人對科學知識及宗教神秘力量的渴望追求，會更證明了人的渺小，在研究過程中，雖然需要超越自身的力量來指引，即使是專業領域的專家，如博士、教授都可能只是小學生而已。

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告訴我們月球沒有生物，告訴我們恐龍絕種，告訴我們這一切一切的許多許多，但我們真的是自己親身去體會知道的嗎？愛因斯坦曾說過：「

我沒有把握我的理論是否正確，也許有一天一些小小事實的發現，就足以證明我的錯誤。」又說：「我知道得愈多，我對我知識愈不確定」。面對科學家不斷發現新的理論，推翻舊有的理論，也許有一天現在以為是事實，但到時候卻有大大的轉變。其實在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對或錯，只能說是相對的對或錯，當我們面對充滿無數行星、銀河及宇宙，應該懷著一顆謙卑的心來面對。(二)